

名人的第一个老师



名人的第一个老师

刘 绳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名人的第一个老师

刘 绳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遂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60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60册

统一书号10302·56 定价0.52元

前 言

“第一个老师”，顾名思义，讲的是人生道路上启蒙教师的故事。

就象浩瀚万里的江河总有源头一样，任何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知识的启蒙时期，这是他们进入神秘知识王国的开端，是他们奠定事业基础的开始。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知识的启蒙，除了自身的奋发努力之外，是同社会，同家庭，同学校的教育紧密相连的。在外界教育的诸多因素中，第一个老师，也就是最初的启蒙者，如同苗圃里育苗的园丁一样。正是由于他们给幼小的秧苗浇上了第一盆甘霖，施上了第一捧肥料，才使小苗有可能成长为高大挺拔的树木，才使一些好学上进的少年发展为有用的人才。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责任是极其重大，极其光荣的。所以，当人们赞美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时候，称颂文学家卓

著成就的时候，欣赏艺术家优美表演的时候，领略理论家杰出贡献的时候，都不能忘记给他们以启蒙教育的第一个老师。

少年儿童的教育，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一个老师，也存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从这本小册子介绍的启蒙教师来看，在这些知名人物幼小心灵中打上深刻烙印的教育者，既有学校的老师，又有家庭的父母和亲朋，还有社会诸方面的人物，也有在自学过程中客观条件对他们的影响和生活知识对他们的启蒙。

学校，是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在这里遇到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好老师。这些可敬的启蒙者，不鄙薄自己从事的初级教育工作，不因教授对象是无知的孩子而敷衍从事。他们热爱儿童，热爱事业，辛勤教学，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不愧为少年儿童的师表。

家庭，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天然课堂；父母，是孩子天然的第一任教师。无数杰出人才在事业上的成就，是同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分不开的。这些父母，对子女不溺爱，不放纵，严格要求，言传身教，不单在知识方面，而且在品德方面，都注意给孩子以好的熏陶。他们既是照料孩子衣食住行的好父母，又是教育孩

子的第一任合格的教师。

社会,是少年儿童接受潜移默化教育的广阔天地。众多有贡献的人物,在社会的天地里,遇到了无数良师益友。这些启蒙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教育,但是,他们已经以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品质、不凡的经历,对天真的少年进行了帮助,产生了影响,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启蒙者。

还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少年儿童,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一本书,一册画,美妙的自然世界,有趣的平日爱好……,都可以成为他们求知的启蒙者。

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启蒙教师,由于大多数都生活在旧社会,受的大都是一套旧的教育,难免表现出旧的东西的影响,这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局限。尽管如此,他们热爱孩子,关心孩子,孜孜不倦培育儿童的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热爱中小学和幼儿教育的老
师阿姨们,献给那些重视子女教育的年轻父母们,献
给各行各业关心少年儿童教育的人们,愿大家争做少
年儿童的优秀启蒙者。同时,献给那些从小立志、勇
攀科学高峰的少年朋友们,愿你们珍视今天优越的教
育条件,尊敬老师,刻苦学习,早日成为建设祖国、
实现四化的优秀人才!

目 录

鲁迅的第一个师父	(1)
薛暮桥的“难友老师”	(6)
聂耳艺术启蒙趣话	(10)
侯宝林拜师学艺	(15)
陈登科求学记	(20)
徐悲鸿随父卖画	(24)
老舍母亲的生命教育	(29)
万氏兄弟的动画与妈妈的手影	(34)
孙敬修讲故事的由来	(38)
赵燕侠跟父亲学戏	(42)
熊庆来的第一个老师	(46)
臧克家的启蒙记忆	(50)

华罗庚数学天才的发现者 (54)

魏巍在平民小学里 (59)

雁翼的“新派”老师 (64)

齐白石的启蒙画师 (69)

郑振铎与书 (74)

姜治方集邮叩开知识大门 (79)

李传隆捕蝶成才 (83)

穆祥雄最初的蛙泳教练 (87)

达·芬奇画蛋始末 (92)

高斯的老师知错必改 (96)

雨果的成就与母亲的鼓励 (100)

爱迪生妈妈的教育方法 (104)

索菲和她的彼得叔叔 (109)

后 记

鲁迅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我国东海之滨古老而美丽的绍兴城里。

从幼年时代起，鲁迅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之中，有严正的父亲，他是“洋务派”的同情者，主张富国强兵；有倔强的母亲，她的斗争精神极强，很能接受新鲜事物；有慈祥的祖母，她很善于给孩子们讲故事，鲁迅特别爱戴和尊敬她；还有纯朴善良的保姆长妈妈，这个农村妇女虽然不识字，可是讲起太平天国的故事来，却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在鲁迅的记忆里，更有一位长庆寺的和尚，那是他的“第一个师父”。

在鲁迅的幼年时代，绍兴这个地方盛行着一种风俗，说是有许多妖魔鬼怪，专门残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孩子越是下贱，越能平安无事。这自然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可是，一般人家为了避邪，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就让孩子拜寺院的和尚为师。意思是说，已经把孩子舍给寺院了。和尚这种人，在他们自己看来，法力无边，将来可以成佛，是很高超的。但是，在当时读书人的眼里，他们无家无室，又不会做官，属于下贱之辈。所以，让孩子拜和尚为师，沾其下贱之光，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

鲁迅是长子，父亲生怕养不大他，所以，在他未满周岁的时候，就把他抱到附近的长庆寺里，拜了一个和尚为师，并由此得了一个法名，叫做“长庚”。

“庚”字当年纪讲，“长庚”就是长命长寿的意思。对这种迷信做法，尚在襁褓中的鲁迅，不可能有所表示。在他懂事之后，记下了“长庚”这个名字。后来，鲁迅写文章的时候，还曾用过“长庚”作笔名，表示对封建礼教的嘲弄。

长庆寺和尚赠给鲁迅一件“百家衣”，又叫做“纳衣”。“百家衣”本来应该用各种碎布条拼成，可

是，鲁迅这件“百家衣”，却是用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缝缀成的，制作得很精致。还有一种称为“牛绳”的东西，上面挂着杂七杂八的零星物件，缀着历本、镜子、银饰。按照和尚的说法，这样就可以“避邪”了。

鲁迅的家离长庆寺不远，他家是这个寺庙的“护法”，就是拥护这个寺庙的佛法。在长庆寺做水陆道场——给水陆鬼神做法会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经常来的。主持法会的和尚，就是鲁迅拜的师父，他是这座寺庙的主持人，法名叫龙祖。不过，这个法名知道的人并不多，人们都习惯称他“龙师父”。

这个龙师父，身子瘦长，脸窄窄的，高颧骨，细眼睛。和尚本来不该留胡子，可是龙师父偏偏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他待人非常和气，对鲁迅当然更亲热更和善了。鲁迅虽然拜他为师，但他从来不教鲁迅念一句经，也不传授一点佛门的规矩。对于这些，就是龙师父自己，也是不大放在心上的，谁也没见过他诵读经卷。作为长庆寺的主持人，平日，龙师父只管寺庙的一些琐碎事情，就象一个普通人一样。只有在偶尔做法事的时候，他才穿上法衣袈裟，戴上毗卢帽，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显出一付庄重严肃的样子。

按照佛门的规矩，和尚是不准讨老婆的。可是，龙师父偏偏讨了一个老婆。他的老婆长得胖胖的，不象他那样干瘦。他们的结合，显得也很平常。龙师父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精干，也很能干，交际极广，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回，乡下做社戏，因为他和演员认识，就上台替他们敲锣。那些头脑顽固的人，认定和尚只应该念经拜佛，看到龙师父在台上敲锣，就在台下破口大骂起来。龙师父也不甘示弱，也在台上骂开了。于是，那些顽固家伙，便用甘蔗头，雨点似地朝台上打去。龙师父一人寡不敌众，只好退走，被逼得躲进一户人家去。这户人家，只有一个年青的寡妇。他们从此就相好起来，不久结了婚，婚后生了四个孩子。孩子长大了，也当了和尚。这就是龙师父的家小。

龙师父不仅自己这样做，他公开主张寺庙所有的和尚都可以讨老婆。他为了实现这一主张，特意从附近乡村请来一批民间艺人，在寺庙里教小和尚吹吹打打，把他们教成“吹打和尚”。因为，在当时森严的法戒里，“吹打和尚”可以公开讨老婆，也可以随便吃荤。

龙师父身为和尚，却敢于破除法戒，并且在自己主持的寺庙里，勇于公开蔑视佛门的“清规”，对于

封建礼教，他是一个真正的叛逆者。龙师父的主张和行为，都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了他非常有益的启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叛逆封建礼教的种子。

鲁迅一直很尊敬这位龙师父。在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敬佩地把龙师父称为“最初的先生”、“我的第一个师父”，一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



薛暮桥的“难友老师”

〔薛暮桥〕（1904—— ）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



1979年10月，薛暮桥作为中国工商行政考察团的顾问，赴美访问期间，一位曾经拜读过他的著作的美国学

者问他：“薛暮桥先生，我很佩服你在经济学上的见解和立论，请问，你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薛暮桥笑了笑，幽默地回答说：“我是从‘监牢大学’毕业的。”这位学者听了感到困惑莫解。薛暮桥解释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在他的教育下，我在狱中自学了三年多时间。我对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

始的。”

薛暮桥青年时代就投身了革命。1927年，在风起云涌的杭州铁路工人运动中，他成了一员闯将，整日出入于工人群众中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将青春和热血投进革命的洪流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他，把他关押在杭州市的“陆军监狱”里。

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中的，有一位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他的名字叫张秋人。张秋人被捕前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暮桥被关进来后，每天都看到张秋人蹲在牢房的角落里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精神非常专注。渐渐地他同张秋人熟悉起来，两人常在一起聊天，他发现张秋人不仅革命意志坚强，而且知识非常渊博。薛暮桥格外尊敬他。

有一天，张秋人正在读书的时候，几个狱卒嘲笑他：“都快死的人啦，还读什么书！”张秋人把书合起来，对狱卒痛骂一顿。直到这时，薛暮桥才了解到，张秋人入狱不久，就被反动派判处了死刑。明知死期将近，竟还这样刻苦地学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薛暮桥十分难过而又不解地问张秋人：“您已被判了死刑，怎么还天天坚持读书呢？”张秋人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党工作

一天。我被敌人关在监狱里，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但是，敌人关不住共产党人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我要抓紧学习，提高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张秋人的话，象重锤一样，敲在薛暮桥的心上。张秋人接着缓缓地说：“小兄弟，你还年青，还有机会出去为党工作。你应该把敌人的监狱变成自学的课堂，抓紧这个机会，好好武装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呀！”

张秋人还具体地介绍了如何同反动派斗争，如何争得读书的权利，鼓励他在狱中安排好学习。早就失去读书机会的薛暮桥，竟在狱中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张秋人言传身教，教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也给了他在逆境中坚持学习的勇气。

没多久，张秋人就英勇就义了。但是，他那种孜孜不倦坚持学习的革命精神，却被薛暮桥继承了下来。他照着张秋人的样子，每当晨曦临窗，便捧起书来，靠近窗口，借着微弱的晨光读起来，直到夜幕降临，他还就着牢房里昏暗的灯光，坚持读下去。

薛暮桥在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半时间，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他读了大量关于经济学的书籍，使他对经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读了一些历史和文学名著，并且自学了英语和日语。他在狱中所读过的书，超过了大学经济系学生应读书目的范围。

就这样，在“难友老师”——张秋人烈士的教育下，薛暮桥从“监牢大学”毕业了。

他出狱后，在狱中自学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坚持不懈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写出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等很有影响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热潮中，开始了革命和经济研究的新的征程。

象张秋人烈士这样的好老师，在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漫长历程中，不知出现了多少位！我们的革命前辈身陷囹圄，依然保持着崇高气节和昂扬斗志。他们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与敌人针锋相对的战场；把阴暗的牢房，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榜样，感召了无数象薛暮桥这样的革命青年。